

南斯拉夫的成人教育

[法] M. 戴維 著

(供內部參考)

南斯拉夫的成人教育

[法] M. 戴維 著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供内部参考)

南斯拉夫的成人教育

[法] M. 戴维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外可证出字第 107 号)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 8017·92

1963 年 8 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0 千字

印张 6 $10/16$

印数 1—3,000 册

定价(10) 1.00 元

出版說明

本書譯自英文本法國戴維(M. David)所著《南斯拉夫的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 in Yugoslavia»),原書是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于1962年出版的教育專題論文之一,由法國圖爾(Tours)瑪姆印刷所(Imprimerie Mame)印裝。本書的原序、前言和緒論由陳羽綸同志譯出;第一章由李朝增同志譯出;第二章由劉炳章同志、蔡漢敖同志和盛葵陽同志譯出;第三章由沈蘇儒同志譯出;結束語和附錄由黨鳳德同志譯出。

商務印書館資料室

1963年6月

目 录

原序	3
前言	5
緒論 成人教育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发展状况的适应	13
一、成人教育的成就	13
二、南斯拉夫对于成人教育的概念	21
第一章 需要	30
一、基础教育的需要	34
二、技术职业训练的需要	39
三、社会经济教育的需要	49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56
五、生活教育的需要	59
六、成年人对待他們的教育的行为和态度	62
第二章 組織	69
一、通过生活、通过行动、通过“社会管理”进行教育	70
二、成人专门“学校”	78
三、成人“大学”	91
四、普通学校对成人教育的贡献	117
五、成人教育是“社会的共同事业”	124
第三章 教育的多样化	144
一、教学的内容和精神	144
二、采用的方法和手段	163
三、师资的培养	180
結束語	184
附录	191

一、斯科普里鐵路運輸企业工人职业訓練中心章程	191
二、薩格勒布工人大学教学大綱(习明納尔)(1958—59学年)	195
三、薩格勒布工人大学教学大綱(习明納尔)(1959—60 学年)	196
四、薩格勒布工人大学教学大綱(习明納尔)(1960—61 学年)	198
五、莫斯塔爾工人大学 1960—61 学年課程大綱	200
六、莫斯塔爾工人大学 1959—60 学年教学成果	204
七、薩格勒布高級財經学校課程表(1959 年)	205

原 序

这个研究是为了执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織第十届大会所通过的1.22 決議而进行的。这个決議授权总干事“传播各會員国在教育方面有显著发展的技术情报”。

作为这个組織的成人教育計劃的一部分，已經发表过一些有关某些基本問題的专题論文，如世界文盲問題、讀写教学問題、供应通俗讀物問題等等。其他研究則以一个国家的单独計劃为专题，例如一些文化考察团在墨西哥所进行的研究。在計劃本书时，秘书处试图扩大研究范围，建議对一个国家的成人教育运动的全貌进行研究，如果这个国家近来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經驗已經引起外国教育家的注意。研究范围的广泛反映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織的本身工作在 1959—60 年期间有了相应的变化。在此期间，“成人教育”这一名詞的含义較前扩大，因而“成人教育”与“扫盲”或“基础教育”之間原有的詞义上的区别就大大縮小了。

在許多国家里，成人教育都有显著的发展。然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值得研究，是有許多理由的：它国内有多种民族；在人民中，教育有很大幅度的成就；以及过去十年来在成人教育运动方面的努力特別突出。此外，南斯拉夫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織全国委员会欣然接受了全国性的調查建議，并且为指定負責这项任务的专家提供了一切条件。对于他們的种种帮助，有必要向南斯拉夫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織全国委员会致以热烈的謝意。

这篇研究報告的作者戴維教授，是在成人教育方面享有盛名

的教育家和成人教育問題作家。他是巴黎法律与經濟科学学院教授,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劳工研究所所长,巴黎大学劳工社会科学研究所(教育組)所长。在作調查时,秘书处和全国委员会仅向戴維教授作了一般性的指示,至于其余的工作,他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工作者进行的:因此,这篇专题論文所发表的意见并不一定反映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織或南斯拉夫全国委员会的观点。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織感謝戴維教授在他专业工作的百忙中抽出时间来作这项工作,希望这部細致而又富有同情心的学术著作将有助于在不同国家成人教育家之間建立联系。

前 言

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織主持之下，这个研究繼續了并且发展了 1956 至 1960 年期间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两个劳工問題所进行的調查研究。第一項是工人教育問題；第二項是南斯拉夫工人对于試驗进行自治的看法的問題。他們对于这种自治是极为关心的。不消說，我的資料不光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我訪問过南斯拉夫四次，接触过广大不同阶层的人民。其中包括最基层的大約有十五个“經濟組織”的“直接生产者”——換句話說，就是在这些企业中的工人本身。

在我 1957 年发表的一篇有关工人教育的文章里，我认为一开头就提出我的一些主要印象是有助于澄清問題的。由于那篇文章的内容与叙述范围更为广泛的本书内容有着关联，并且为了使这次調查的連續性更为明显起见，我认为最好是把以往的印象和现在的、特別在最近一次訪問南斯拉夫时所得的印象比較一下。我的最近一次訪問是专为研究南斯拉夫六个共和国各自的成人教育問題而进行的。

和我在 1957 年时一样，首先我要提到的是，“长期以来沒有享受过任何精神生活的許多南斯拉夫工人在不同程度上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教育的願望和意志”；也要提到“由于工人积极参加企业和其他經濟民主机构的管理所創造的特別有利于教育的气氛”。但是目前，我不把这些看作是公认事实的陈述，而把它們看作是一系列問題的中心問題。像这样一个研究，要求比較深入、比較严格，仅就其范围來說，这些問題是这么重要，我們是不能只滿足于工人

教育所給我們的印象的。为了尽可能把這些問題提到无可爭辯的事实的高度，我們在整个研究中重新對它們作有系統的考察。只有我們自己熟悉了成人教育的各个不同方面之后，我們才能直接处理這些問題，才能試圖估計成人對他們的教育感到興趣的程度，以及在他們身上行之最有效的刺激办法。

就我 1957 年所得到的其他印象來說，除了小小的修正和补充外，大多为 1960 年的印象所証实。

我又一次看到：人們有說話坦率的决心；給与外国調查者完全的自由；希望避免千篇一律的、老一套的答案；并力求以批評的态度來估計事实、人物和思想。在进行我的調查时，可以完全随意选择我的旅行路綫，必要时，也可以半途予以变更；如碰巧在我原来决定要訪問的教育机构的附近，还有什么其他教育机构引起我的注意的話，我也可以作突然的訪問，随便什么时候找組長或学生談談；向負主要責任的和負次要責任的官員提出一些十分微妙的問題。我特別着重調查教会對成人教育的想法和教会在这方面的成就，因为許多其他国家的教会从来不忽視这方面的工作。我在本书中不能論述這個問題，倒不是因为我怕触犯什么人，而是因为如果要論述得当，就需要全面地研究教会和国家之間关系的历史和目前情况。

不过，当和我談話的人承认某些缺点，或听到我稍微作些批判性的意見时——順便說一下，意見是他們自己要我提的——他們就顯得比原先紧张些，而對我所打算报道我們談話情况的态度也不那么信任。但是在許多場合下，他們尽可能不給我留下一種頹喪的印象，并且試圖給我看到某些看来可能是消极的东西的积极的一面。他們着重強調他們整个試驗的生气勃勃的性质和不断的进展。鉴于在南斯拉夫旧政权下所积累下来的开始时的困难，他

們強調進展的速度是快的。當他們遇到有必要指出最近政策上的改變時，一方面想要強調新制度的優越性，而另一方面又感覺到他們必須從因果關係上來說明過去情況的正確性，這使他們感到左右為難。總的說來，他們對他們的成就感到驕傲，意識到自己的優點，並且有把握克服困難。這的確主要是行政官員的反應，至於教師，無疑地覺得對這位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來的專家，應敬而遠之。他們很奇怪地顯得有些緊張和局促。我的那些在工會里工作的要好的老朋友們——工人教育堅決的倡導者以及在他們學習時我見到的那些成年人，都表現得很自然——那些年輕的社會學家更不用提了。他們很輕鬆，有話就說，不保留，在適當的場合對於別的国家，特別是對於他們知道是調查者的国家，毫不猶豫地提出恰如其分的批評意見。他們對於由工人委員會代表大會來的客人的誠實和客觀態度總是表示信任的，在指出他們自己的缺點甚至錯誤時，也比較地沒有拘束。我想提一下這種情況也是有好處的，即在和他們會見時，有時也許因為有各部門各級的負責官員在場，對於具體問題的討論變成了一種清一色的美麗圖景的描繪，這使我感到迷惑不解。我還感到驚訝的是，越到上級越尖銳的高級官員的批評感，和行政官員對某些原則的相當模糊不清但是善意的運用之間，在許多方面是有距離的。行政官員所運用的這些原則以前是要嚴格執行的，而現在只是鼓勵人們拋棄一切教條主義而已。

作為一個不大普遍的但是和我們研究的題目比較特別有關的印象，我又一次注意到南斯拉夫各個共和國、甚至不同地區所提供的許多問題的資料之間，有很顯著的差別。比如，關於斯洛文尼亞的成就，雖然在其組織機構和對成就的敘述上，和其他地區是一樣的，但是它卻清楚地顯示了這個地區人民具有較高的教育水平和

普及教育的传统。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成人教育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在质和量上都是最突出的。对于真挚、热誠、机敏的奖赏应給那些在經濟上仍然是最落后的地区，应給其人民在克服无知和穷困方面存在着极大物质困难的地区。

从年表上看来，是有一些关键性的年代的。在 1948—50 年的大事、即在南斯拉夫开始建立它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结构之后，立即开始对以前的做法发生疑問，是不奇怪的。但是一般地說，成人教育的革新需要較工人教育的革新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有所建树。仅凭自治所造成的新需要的压力，以及决心証明社会主义特别适合于引起人民的完全自觉，是不能够实现这些革新的。同时有必要对于整个教育制度的时代錯誤性质保持充分的警惕，早在战前即已存在的这个时代錯誤的主要特征在 1948—50 年这一段期間保留下来了。这个制度的轉变于 1953—54 年間开始認真进行，而直到 1958 年才充分产生效果。到那时，改革已經作得很彻底，因此可以对教育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造，同时，把成人教育合并到学校体系里去——从这时期起实行双重的統一：一方面是关于学生的年龄（它现在包括儿童、青年和成年人）；一方面是关于不同学校的地位（初級中学现在只作为和八年制小学連續起来的中等教育方法之一）。在这方面，1948 至 1950 年这段期間情况的重要性无疑地将会逐渐消失，而提到 1948 年法律的地方是越来越多，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結束这篇前言之前，我想提一下我所掌握的文件的一些细节，以及我是怎样利用它們的。

首先，我自然利用了与这問題有关的书籍和出版物。在这里，我经常注意把宣传品（那怕是真挚的宣传品），把那种沒有多大信念地拼凑和机械地重复官方論点的东西和那些与此正相反的，以

极其細心的判断以及日常生活的事实为根据的东西区别开来。至于我认为有最高价值的統計工作，我没有像多米納奇那样甚至认为它在南斯拉夫簡直是“一种抒情詩的形式”。^①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警惕，这种警惕在处理一个问题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一个問題里，数目字即使没有什么提示，也能說明十分不同的事实，这就要看这些数目字所代表的人或机构是滿足于作为所表现的无生命的、可以互相替换的阿拉伯数目字呢，还是要努力发展自己的个性。一般地说，我在鉛印的文件上所看见的統計数字，虽然不一定完全可靠，似乎比一些和我談話的人在口头上提供給我的数目字更为可靠些。

我还很广泛地引用了立法文件的原文，特别是1958年6月25日关于教育改革的法律以及代表执行委员会的乔拉科維奇(Čolaković)先生所作的关于教育改革十分重要的說明。联邦議會最近通过的有关职业训练的決議也給我提供了很有用的材料。我相当惊异地发现有关的主管当局尽管沒有低估这些文件的重要性，仍然毫不犹豫地认为在当前的实践中，这些文件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已經过时了。无可怀疑，在南斯拉夫法律是进步的工具，但是法律服从于生活的需要，而生活在演变的过程中，經常为制定更好地适应今天现实情况的新立法开辟道路。今天的现实情况和昨天的实际情况已經不大一样，同时今天的现实情况又預示着未来的实际情况。

除了利用印刷文件，以及自然要和許多不同的人、特别是那些与成人教育有关的工会工作者会见以外，我还掌握一些关于这問題許多方面的很有用的打印的报告。这些报告是根据南斯拉夫联

① 多米納奇(J. M. Domenach):《南斯拉夫》(《Yougoslavie》)(小行星丛书)，巴黎苏伊尔出版社，1960年，第156頁。

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全國委員會的建議選定的南斯拉夫某些專家和政府的某些部門向我提供的。當我在教育機構中和受教育的成年人直接接觸，進行調查時，有關的人在開始和末了都樂於和我會見。根據工作計劃，即按照我的建議他們同意的修正過的大綱，我和他們每人談他的專業。過後他們送給我的書面報告，除了非常及時地確証我和他們談話時所了解的東西外，還向我提供了在許多方面是很必要的補充材料。沒有這些報告，這篇論文肯定就寫不成。我想借此機會向寫這些報告的人致以熱烈的謝忱；他們寫了質量很好的報告，而且同意由我來負責這項工作，我也向那些沒有送來使我期待的書面報告而在口頭上給我許多寶貴知識的人致謝，很遺憾他們沒有送給我書面報告，因為這樣一來，不僅使我的論據在好幾個地方不夠完善，而且也使讀者不可能得到本來無疑可以從更多地了解他們的觀點中得到的很大好處。寫報告者的名單如下：

聯邦城市規劃、公社與住宅研究所顧問馬拉·奧索爾尼克 (Mara Osolnik) 夫人，

聯邦教育科學研究所顧問納達·波格丹諾維奇 (Nada Bogdanović) 夫人，

南斯拉夫人民青年聯盟主席團成員拉廷卡·彼洛維奇 (Latinka Perović) 夫人，

聯邦執行委員會教育文化秘書處米拉·多申 (Mira Došen) 夫人，

南斯拉夫陸軍中校德拉戈·欣奇奇 (Drago Hinčić) 先生，

南斯拉夫教育文化委員會彼得·弗拉察里奇 (Petar Vračarić) 先生。

送交給我的打印報告的題目如下：

“和成人教育有关的国家机构和社会組織”，

“成人初等学校”，

“成人技术职业訓練”，

“1957—58 年度工人大学情况”，

“农村成人教育”，

“南斯拉夫妇女校外教育”，

“业余組織在成人教育方面的作用和文化活动”。

在我必須按照原文或大体上引用这些文件时，如果每次都要具体地提到这些文件，本书的篇幅就未免因之太长；因此，我只是在引文中的材料很有分量，可能引起爭論或牽涉到见解上的估价不同时，才在附注中指明出处。

这一項共同合作的研究之所以能有些成果，应特别归功于南斯拉夫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織全国委員會的委員們的协助。我特此向代表这个委員會竭尽全力协助我們进行工作的馬蒂奇 (Matić) 先生和乔維洛維奇 (Djuverović) 先生致謝。我希望他們会由于帮助进行这个研究而感到快慰。



緒 論

成人教育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 发展状况的适应

乍看起来，成人教育不像是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已经取得的最杰出的成就之一。自治和计划经济，公社，生产者院，联邦制度的政治和宪法方面，在制度上调整集体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會管理——所有这些都吸引着人们更大的注意。但是人们很快地就会觉察到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发展的独特情况下，一般的教育、特别是成人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成人教育的成就

暂时我们仅就南斯拉夫自己认为是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总路线考查一下。我们知道自从 1948—50 年以来，南斯拉夫激烈地反对在行政管理上的一切官僚主义表现以及普遍实行国家中央集权，但不怀疑需要对生产工具实行最充分的集体所有制和维持无产阶级专政。主要的是要保证工人能明白他们的具体社会情况的基本变化，而永远不会去想——用卡德尔的话说——“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情况比较好些”。^①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同时还

① 卡德尔 (E. Kardelj): 《四年的經驗》(《Une expérience de quatre années》), 載《社会主义的当前問題》(《Questions actuelles du socialisme》), 第 25—26 期, 巴黎, 1954 年 7—10 月, 第 35 頁。